

张炜◎著

一本书读懂张炜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

写作是一种心灵之业，要始终听从内心的指引，更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张炜自选集

从《古船》到《九月寓言》，从《一潭清水》到《筑万松浦记》，*尽展纸与笔的温情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张炜自选集

张炜◎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炜自选集 / 张炜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3 (2017年重印)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2460-4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
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1953 号

张炜自选集

出品人 杨 政
著 者 张 炜
责任编辑 陈文龙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38.25
字 数 627千
定 价 5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460-4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300

1982 年济南寓所中



1987 年德国柏林

1988 年写作《九月寓言》的龙口小屋



有一处小屋，给我灵感，助
我无思。此小屋就是思华兄
所居处。思华兄已搬至新居，
令我甚中自愧。以九月末已
即迁居于新处小屋。



丁巳年 陈冠中



2014 年在万松浦书院南院

1996年夏与美国出版索引协会主席罗伯特·鲍曼在惠特曼纪念馆



2013年1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演讲



与著名作家贾平凹（右）交谈

2014年，张炜（左）在奥地利作家之家

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百倍更多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薮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，不喜欢顺手可触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而晒一晒，静

一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震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难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清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，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。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目 录

长篇小说 1

古船（选章） / 3

九月寓言（选章） / 34

外省书（选章） / 56

刺猬歌（选章） / 75

独药师（选章） / 93

中篇小说 139

蘑菇七种 / 141

瀛洲思絮录 / 221

短篇小说 315

钻玉米地 / 317

声音 / 330

一潭清水 / 341

海边的雪 / 352

冬景 / 368

黑鲨洋 / 379

美妙雨夜 / 395

梦中苦辩 / 406

散文 419

羞涩和温柔 / 421

绿色遥思 / 432

融入野地 / 438

夜思 / 449

八位作家待过的地方 / 470

山水情结 / 486

品味时光的声音 / 506

它们 / 521

筑万松浦记 / 545

演讲 555

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/ 557

纸与笔的温情 / 565

世界与你的角落 / 569

午夜来獾 / 589

附录

张炜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/ 599

长篇小说

古船（选章）

第十六章

抱朴依旧到老磨屋去。空余的一切时间他都忙着算账。他耳边老响着弟弟的那句话：你算得太晚了。他常去催促弟弟吃药。见素多少年来第一次这么安静地躺在炕上。郭运每隔几天来看一次，还带给他一本白话《天问》。见素就翻着它打发时光……隋不召进隋家老宅大院的次数增多了。老人看见素，也看抱朴。他嘲笑抱朴算账，说账这个东西是人世间最糊涂的，人弄出账来本为了聪明，算来算去也就糊涂了。抱朴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，后来一直回避算账。但那个承包大会终于还是诱惑他抓起了算盘。

有一天黄昏从远处飘来了跛四的笛音，隋不召听了一会儿警觉地对抱朴说：“笛音变了！”

抱朴屏住呼吸听着。笛音果然一改它几十年的声色，抱朴惊讶地呆住了。它过去一直是尖尖酸酸，孤寂而悲伤，而今却透出了一种不能遮掩的、像是偷来的欢乐。这笛音原来曾是洼狸镇光棍汉永恒的音乐，而今倒变得再也不能让人习惯。隋不召说一声“我去看看”，就走了。

抱朴再也无心做事。他的心一直慌慌地跳动，焦躁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。深夜里，笛音消逝了，他才躺下休息。可是睡不着。好不容易捱到了天亮，叔父隋不召伏在窗外喊着他的名字，告诉：

“小葵嫁给跛四了！”

接下去抱朴的头颅像被击了一拳，嗡嗡地响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出了厢房、跑出了院子。他嘴里咕哝着什么，一直跑到老赵家的小巷子里。他用手砸着窗子，直到小葵手扯小累累站在了窗子的那边，他一双眼睛看着

她又瘦又白的脸，问：“真的吗？”窗子那边答：“真的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前些天，镇上人忙着开大会那会儿。”“啊啊，啊啊……小葵！你该告诉我一声！你该等等我！”抱朴喊道，抱着头颅。小葵用牙齿咬着嘴唇，摇了摇头：“我等了你好几十年。我那天一照镜子，见里面的人那么多白头发。我哭了。里面的人也哭了。我们俩互相叮嘱：再也不等了，再也不等了……”抱朴难过地蹲在了地上，喃喃地说：“可是……有小累累！把他还给我吧，他是我的孩子。”小葵冷冷地回答一句：“不。他是兆路的孩子。”……抱朴眼前又闪过了那个暴风雨之夜。他朝着玻璃举起了拳头，又缓缓地放下。他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见素正在他的厢房里等他。抱朴进门默默地站了一会儿，扳住了他的瘦削的肩膀。见素感到了那只大手在剧烈地抖动。抱朴用手抚摸着见素的头发，一声不吭。见素看着哥哥的眼睛说：“叔父刚才来了，你不在，他又走了……”抱朴点点头：“走了，她走了，干干净净了，无牵无挂了。他们都走了——你不是也要走，要进城去吗？老隋家啊，老隋家！老隋家的人啊……”见素安慰着他，让他休息，告诉他明天还要去看老磨。抱朴紧紧握住弟弟的手，乞求般地说：“不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今夜你不要走！你在这儿跟我说话——我一肚子话想说给你听，我闷死了。小葵走了，你也要走，我说给谁听？我说给老磨屋？我说给这间厢房？见素啊！你不要站着，不要这么直眼瞅着我，你坐下，就坐在炕上吧……”

见素慌慌地坐了。他第一次见哥哥这样，心里可怜起他来。他想安慰哥哥，可又不知该说什么。小葵嫁人了，她永远地属于别人的了。抱朴爱这个女人爱得要命，见素对这个清清楚楚。他在心里说：“抱朴啊，你忍受着一切，坐在老磨屋里，如今算是得到了报应。没有人能帮你了，可怜你也是白搭。”

抱朴用抖抖的手去卷烟，卷得不成型儿。见素给了他一支香烟。他急急地吸着，吸了两口又抛掉了。他问见素：“你骂过老隋家人‘窝囊’？”见素有些茫然地看着他。他狠狠地点着头：“你骂过。骂得好。我现在也想这么骂。眼盯盯地看着她走了，走没了影儿。折磨自己，也折磨别人，好像就为了折磨人才活下来一样。自己不高兴，也不让别人高兴，这他妈的算是什么怪人！有话都闷在心里，闷一个月、一年、一辈子，就像闷面酱一样，闷得全变了色儿！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话，身上的血全瘀在那里，真想照准自己随便哪里扎一锥子。流血了，疼得在地上乱滚，喊裂了嗓子，喊得他们退开老远。

想是这么想，从来也没有那样的胆子。什么都不敢。那就趴下过一辈子吧，偏偏又不能。偏偏又知道恨、知道爱，知道在暴雨天里往外跑。有时候像被热水泼了一样，烫得难受，老想蹦起来。咬住牙，挺住，一声也不吭，一声不吭啊。我要过小葵，我身子被雨淋得湿淋淋的，就这么抱紧她过了一夜。她是我的，我不要别的了，我可以穷，可以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可是我要小葵！我没有一天不这样想，也没有一天敢去找她。这样过完了十年、二十年，我和小葵都有了白头发。我到底怕什么？怕兆路那双眼，我老梦见他在阴间里瞪着我。我还怕老赵家，小葵是老赵家的人。我也怕自己，怕老隋家。老隋家的人不该有家庭，不该有后代。可是老隋家的人也是人哪，老隋家有女人、有男人。老隋家的人世代都重名声，名声变得一钱不值，也还是为名声去费脑筋。我刚才说了怕这怕那，最要紧的一条还没有说，就是怕那个名声。小葵把她给了我，那时候兆路还活着，她倒什么也不怕。我真可恶。我怕镇上人说：老隋家有人趁别人闯东北的时候夺了人家的老婆。我战战兢兢地回避着这句话。小葵过得多苦，兆路死了，我该把她接到咱家里来！我是个小人，我再也不会瞧得起我自己。小葵是好样的，她咬咬牙走了，像个男子汉。我倒像个女人。我这辈子想着她……不，我该从现在起忘了她。把什么都忘了吧，只记住一条：我这个人真窝囊……”

见素第一次听哥哥这样痛心疾首地剖析自己。他激动地打断哥哥的话：“别说了，别这样说了！你是个好人，比我好多少倍。你往狠里骂自己，我真害怕……哥哥，你是老大，老隋家的苦你受得最多，多不容易。我明白你，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你……”

抱朴的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。他发冷似的磕着牙，说：“你不明白我。谁也不明白我。这也怨我自己，想的太多，告诉别人的太少。我跟桂桂夫妻几年，也没说完心底的东西。不是怕什么，是想得太多太多了，说不明白了。我真羡慕别人：无愁无忧，有点忧愁一阵风就吹散了。我羡慕桂桂，她真是小孩子，到死的那天一双眼还像个孩子。这双眼你见过，真好看，又黑又亮。她大概谁也没有恨过，这样的眼装不下什么恨。你记得办大食堂那会儿全家隔离开搜粮？她给打得脸都肿了。可是她晚上躺在我怀里，看着我，眼里面没有一丝恨。我当时就寻思，我真有福啊，和个‘孩子’在一起过日子，自己多少染上一点她的脾气就轻松了！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痴想，谁也没有本事改变我一丝一毫。我已经是铸就了的沉甸甸一块东西，再也漂不起来了。